

文学 会馆

成吉思汗王朝在欧洲大陆最后的文化遗存,凄美血腥的爱情故事

巴赫奇萨赖“泪泉”与普希金的诗

吴 楚

到雅尔塔观光,可看的地方很多:海边的燕子窝,契诃夫故居,沃龙佐夫宫,最著名的当然是二战后期三巨头会谈的里瓦几亚宫,而我最先想看巴赫奇萨赖的克里木汗宫——金帐汗国在欧洲的最后堡垒。一个时期以来,我注意阅读有关蒙古征服和欧亚战争的书,那是成吉思汗及子孙后裔横刀立马的英雄时代,然对欧洲人来说,则是一个接一个的血腥场景和痛苦记忆。普希金流放南俄时曾到过这里,并写下著名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把一个金戈铁马的汗王描绘得柔情万种。

由雅尔塔往巴赫奇萨赖要翻越克里米亚山。汽车沿着密林间的公路盘旋向上,及山顶,竟是一片宽阔的塬,绿草杂花铺展在蓝天下,时也见三五只羊儿点缀其间,让人恍然如入内蒙古草原。如此渐行渐低,至克里米亚河谷一带,大片大片的罂粟艳艳如火,与刚刚抽穗的麦子相伴而长,美得令人讶异。萨沙说这是罂粟果,不能制作毒品,农人觉得好看,便留了下来,宁可少收些庄稼。“我曾在罂粟和百合花上,度过了慵懒幸福的时光”,这是普希金的诗句,如此美艳的景色,那时就有了么?

巴赫奇萨赖就在这不远处。仅仅两百余年过去,昔日威震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的克里木汗国都城,已退化为一个仅两万多人的小城镇。克里木汗王宫是小镇中最重要的建筑,也有卫河,也有官墙,但自外面望去格局不大,不仅不能与元大都相比。就连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阿格拉红堡也比它宏伟许多。我有些失望,转思也觉得合理:1985 年秋我带中国戏曲学院文学系学生去正蓝旗寻访元上都,但见蒿莱中颓垣断壁、碎瓦残砖,漫说当年夜夜笙歌的金銮大殿,连民居也没有一间。比较起来,这里的境况已是不错了。

及步入宫门内,又觉仍具有一种皇家气象。整体建筑明显呈现伊斯兰风格,绿荫匝地,清泉叮咚,形式各异的多棱宫以廊桥相连,回环往复,结构既繁复又精巧。向右进第二道门,见一片修剪整洁的花园,正对着觐见厅的雕花大门。当年罗斯各国乃至莫斯科公国每年前来朝贡的使者,就是在这里等候接见,因此被称作“大使花园”。而觐见厅的陈设也很有趣:克里木汗的御座既不高峻,也不华美,就那么一副普通双人沙发的模样;向前数步为几个矮凳,当是各国公首脑的赐座;再向前靠墙一圈沙发,据说是各国使节的座席。与我们的乾清宫比较,真觉简朴简陋;若以其先祖把都汗在营帐随便地会见罗斯诸大公而言,便可以说是奢华了。巴赫奇萨赖汗宫营建于 1529 年,管理者却告诉我们这座王宫里一共有过 49 位汗,平均每人任位五年左右,看来大多数都是匆匆的过客了。

然有一位汗注定是不朽的,普希金称他作基列伊可汗。使他名垂青史的“泪泉”,就在内廷的一个天井里,与可汗专用的珍珠清真寺相距不远。传说基列伊原是一个专注于马上征伐的暴君,残忍嗜杀,不懂得什么是爱,也从不把任何女子放在心上。可就在一次战争中掳来一位波兰郡主,每日

在后宫哭泣,竟然让基列伊由怜惜而生出浓浓爱意。后来郡主遽然死去,留给可汗无尽的思念和失恋之苦。他命令在宫中为郡主立一块纪念碑,这就是声闻遐迩的泪泉碑。

大约在 1821 年夏月,流放中的普希金来到巴赫奇萨赖,而其长诗的写成却在两年后。诗人讲述了一段凄婉的宫廷情事,更为读者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文学形象:遭遇人生剧变、悲伤无助的波兰郡主玛利亚,为失宠和嫉妒所折磨的格鲁吉亚女郎莎莱玛,由暴虐到温情与深爱、又复归于暴虐的可汗基列伊。诗中写道:

唉!巴赫奇萨拉伊王宫
禁锢着这位年轻的郡主,
玛利亚在冷清的囹圄中
憔悴、枯萎、悲伤、痛哭。
基列伊怜惜不幸的姑娘,
她的眼泪、呻吟、忧伤
使可汗片刻也难以入梦……

也许就是这一个个不眠之夜催生了基列伊的爱情,这是一种单相思,是清纯美丽对爱的唤醒,“被俘的姑娘的忧郁的宁静,可汗自己也不敢惊扰”。玛利亚有福了?不。几乎所有封建王朝的后宫都是阴谋和罪恶的滋生地,是一种另类的残酷战场。清纯美丽的孤女陷入争宠的漩涡,不久便在一个夜晚告别人世。普希金以其特有的细腻笔触,把一场宫廷谋杀写得活色生香,甚至连莎莱玛的行刺也让人有几分理解。

普希金最深切的同情又只在玛利亚一人,在于可汗对这位波兰女囚最深切的思念,这是该诗的精魂:“他常常在殊死的厮杀中,/刚刚举起马刀,却猛力一挥,/突然间呆住一动不动/精神错乱地四处张望,/脸色发白,仿佛惊恐异常,/口中喃喃自语;有时候/两行热泪还像河一般流淌。”诗人把克里木汗称为各民族的天星,偏又让这个灾星泪水漉漉,令人动容。于是就有了泪泉——

在宫中一块僻静的地方,
为了纪念苦命的玛利亚
修建了一个大理石喷泉……
在这笔画奇异的碑文外侧,
泉水在大理石中哽咽,
像清冷的泪珠向下滴,
扑簌簌,永远不会停息。
就像母亲在悲伤的时刻
为战死沙场的儿子哭泣。
在当地,这个古老的故事
早已在年轻姑娘中流传,
她们给这忧郁的古迹
起了个名字叫“泪泉”。

生活和历史都会有难以穷尽的丰富性,诗人择取

的则常是那最能激发美好情愫的素材。巴赫奇萨赖汗宫的泪泉果真有这样——一个凄艳的故事么?往事如烟,已无从质证了。我们宁愿去相信可亲可爱的普希金,相信他用爱和激情转作的泪泉故事。“昔为横波目,今为流泪泉。”李白《长相思》所染写的青春之殇在这里找到了同调;“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白朴笔下的唐明皇也有了异国的知音。普希金写这首长诗时,还是个刚过 20 岁的青年,作品中竟也满涵着沧桑与悲凉。

经过几个世纪的厮拼和已消彼长,曾在罗斯草原、伏尔加河两岸驰骋叱咤的金帐汗国,早被雨打风吹去。其继承国克里米亚于 18 世纪两次大败戈利钦大公的进攻,最终还是在 1783 年被沙俄吞并。国破山河在,巴赫奇萨赖宫必然要经历一番浩劫,那空旷萧索的宫室便是明证。惟泪泉仍完好地保存在多棱宫之侧,以汉白玉雕制成屏风状,上面刻着如刀如戟的文字,“纪念碑”便在这玉屏的中央。它看起来更像一方墓园,而



明显带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巴赫奇萨赖汗宫

那爱的纪念碑尤其像一个墓碑。与我国常见的石碑规制相仿,惟碑身不立文字,上方是雕成花瓣的泉眼,向下则是一层层云朵状的小池,共七级。洁净的珍珠从花蕊中滴沥而下,酷似两行清泪;花瓣下的小池蓄满自溢,滴入第二级的两个小池;两小池再满再溢,汇入第三级的碑心小池……如此辗转向下。漂亮的女导游引来一群男孩女孩,向他们讲述遥远岁月的可汗和他那专制且专一的爱情。她说这



后宫的凉亭,已看不到当年妃嫔的踪影



觐见厅的雕花门,向外便是“大使花园”,当年的莫斯科大公就在花园中列队候见

汉白玉雕成的泪泉碑与普希金塑像

望闻问切

历时 20 天的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济南落下帷幕。20 天里,台上倾情演绎,台下用心观赏。初冬的泉城温暖如春,恰如所有参与京剧节的京剧人和观众的心境。

30 年前十一届中国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成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也成为京剧艺术进入繁荣发展新时期的坐标。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举办时间,恰与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契合。这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在 1995 年举办首届京剧节的时候,主办方并没有考虑十多年后三年一届的京剧节能与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相遇。但这一巧合的历史性机缘,恰好成为了集中检验新时期以来京剧艺术发展成就的最好时机。

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共有 37 台参演剧目,分别在济南、青岛、淄博安排了 74 场演出,有 4500 多名演职员参与,无论是参演剧目和参演单位的数量,还是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丰富性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这并不是主办方刻意贪大求全,而是当下京剧艺术发展态势的一个客观展示。在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即将迎来建国 60 周年的这一历史节点上,以第五届京剧节为切入点,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态势加以审视,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其一,京剧艺术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新时期以来,由于社会转型,文化发展的多元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使得民族艺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演出市场低迷,大多数京剧院团的生存状况不佳,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党和政府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京剧艺术的保护和扶持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切实关心。“新年京剧晚会”已经举办了十多年,每年岁末,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集体出席观看京剧晚会,之后晚会于 1 月 1 日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从未间断。试想,众多的艺术品种唯有如此殊荣?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是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以京剧为代表的民族艺术予以弘扬的一种国家意志。新时期以来,许多实实在在的政策和举措也在逐年推进,如实施京剧音像工程、开办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以及举办各类艺术活动、比赛和展演等。这些工作有的是着眼对传统剧目的保护和抢救,有的侧重对后续人才的培养,有的则是通过搭建平台创作剧目和青年人才有更多的展示机会。2005 年,文化部对全国京剧院团进行了评估。评估工作得到各地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借助评估制定出具体的扶持政策,帮助京剧院团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目前所有国家重点京剧院团都解决了全额拨款,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剧场。评估最终达到了促改革、促建设、促发展的目的。去年,文化部

又制定了《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保护和扶持规划》,国家财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对重点京剧院团进行资助。《规划》有五项内容,一是资助重点剧目创作,二是人才培训和奖励,三是对国家重点指定性演出、艺术活动和公益性演出实行政府补贴,四是对京剧进校园进行演出补贴,五是对赴境外演出和艺术交流活动实行补贴。这次京剧节上重点院团参演的剧目大多都得到了文化部的资助。同时,不少省市也参照国家院所享有的扶持政策加大了对省级院团的支持力度。所有这些,都为改善京剧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才有了本届京剧节上 11 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和 17 个省级重点院团以及边远地区、艺术院校和军队京剧院团悉数登台、各展风姿的局面。

其二,表演人才培养的成果开始显露。本届京剧节绝大多数参演剧目的主演都是近年来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学生,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京剧艺术发展的中坚力量。于魁智、李胜素主演

出,但在十年“文革”中却被样板戏的一花独放所取代。“文革”结束以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重新成为引领中国戏曲剧目建设健康发展的指针。从不同剧种的发展格局来看,三者并举并不平衡。就京剧而言,从往届京剧节的参演剧目就能看出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以往四届京剧节的正式参演剧目中,新编历史剧数量最多,现代戏共有 10 出,而整理改编传统戏只有 6 出。正因为如此,为使“三并举”的旗帜齐头并举,在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倡导下,本届京剧节参演剧目中出现了新编历史剧 18 台、现代戏 14 台、整理改编传统戏 5 台。尤其可喜的是,现代戏的剧目数量超过了以往四届的总和。虽然本届京剧节这三类剧目从数字上看还不是绝对的平衡,但它反映出当下京剧剧目建设正在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运行。从本届京剧节的三类剧目可以看出,在承继通过抒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关照现实的这种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新编历史剧的

历史节点上的审视与思考

——写在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之后

尹晓东

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以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和迎接建国 60 周年为契机,现代戏的创作正在成为艺术家们贴近时代的自觉的艺术实践;而以“推陈出新”为目标的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数量虽少但锐意革新精神开始彰显。

其四,剧目的题材和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格局。回顾新时期京剧艺术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回归传统,到理性反思,再到多样化发展的历程。“文革”结束,久违了的传统剧目逐渐回归到它在京剧舞台上应有的地位,“三并举”的剧目政策重新成为引领京剧艺术发展的航标。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无论是恢复上演的京剧传统剧目还是创作剧目,都努力追寻传统的足迹,以满足观众对隔绝了十年之久的传统技艺的审美期待。传统的回归,犹如黑暗过后的一缕曙光,重新照亮了京剧前行的征途。进入 80 年代中后期,传统艺术面临严重挑战。为了在危机中奋起,京剧界开始摒弃“老戏老演、老戏老戏”的做法。从 1988 年天津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到纪念徽班进京 200 周年、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 100 周年,直至首届京剧节,一大批新创剧目脱颖而出,京剧创

方式的深度开掘,注重传统与意蕴的张扬;又有如《郑和下西洋》、《宝莲灯》等注重对多种艺术形式的吸收和借鉴,注重视觉与听觉多重美感的营造。若从最能体现剧种特色的音乐创作来辨析,则更能清晰地感受到,既有运用传统的手法来结构唱腔和组织乐队的方式,也有将民族民间音调或戏歌融入京剧旋律的尝试,更有加入西洋管弦乐队来拓展京剧音乐交响功能的探索。当下京剧创作不管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多少争论,但这种艺术风格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通过京剧节来回顾和总结京剧艺术 30 年取得的成就,客观审视其发展态势,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必要的。透过以上京剧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背后潜藏的危机和存在的问题。

首先,最大的危机是创作人才的危机。这次京剧节上,导演、舞台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等一

人参与多部剧目创作的状况十分突出,其中一位知名导演更是执导了 10 部戏。但最严重的是京剧音乐创作人才的危机。京剧节上作曲家朱绍玉一人写了 11 出戏,续正泰写了 7 出戏,几乎占到参

泉水是可汗思念爱人的眼泪,小池则代表可汗的心;痛泪不干,点点滴滴在心头,而心中的痛苦又有深浅之别,所以才分为许多层,可汗是最深一层的悲伤。喧闹的孩子们安静下来,听得入神。“河水有冬竭,泪泉长在眸。”(梅尧臣)我知道爱已随着泪泉的故事,进入一双双纯真的眸子,进入这些孩子的心田。

是哪一位艺术天才创造了泪泉?谁敢断言奉命之作不能出现艺术精品?克里米亚汗国曾长期作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从属,在文化上呈现突厥化色彩。但我还是认为:有了泪泉,昔日崇尚武功的庞大草原帝国,也就有了文曲星的闪耀。

泪泉的一侧,是以黑色大理石雕成的普希金像,面容清瘦而执着。诗人曾到过这座汗宫,自无疑问。但他曾亲眼看到泪泉了吗?该诗中“泉顶上的基督的十字架,护佑着伊斯兰的新月一弯”,明显与实景不符,当是出于诗人博爱情怀的悬想。回国后查找史料,见普希金在一封信中写道:

一走进皇宫,我就看见了一眼被损坏了的喷泉;从一个生锈的小铁管子里一滴一滴流着水。我怀着对那种使其因之而腐烂的漠不关心和对几个屋子的半欧洲式的加工的恼恨绕着皇宫走了一遭。N. N. 几乎是强制地领着我沿着腐朽的梯子到了闺房遗址,走到可汗墓地……热病折磨着我。至于可汗所爱的女郎的纪念碑,如 M 所说到的,在我写我的长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起它,否则,我一定会利用它。《《普希金文集》三,249 页)

历史中有那么多的遗憾,那么多无法弥补的遗憾。病中且心绪不佳的诗人与泪泉交错而过,伟大的诗人和匠心别运的爱情纪念碑竟失之交臂,夫复何言!普希金到来的日子距巴赫奇萨赖汗宫的沦亡刚刚 40 年,这里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御苑荒芜,喷泉废弃,诗人触目伤怀,匆匆而去,就这样忽略了偏于一隅的泪泉。假如那日的普希金神清气爽,假如普希金曾在泪泉前细细端详……

离开泪泉,由第三道门向里走,便是后宫了。我们看到一座狭长的两层小楼,看到那别具特色的凉阁,一代代可汗的妃子们都会在这里嬉戏乘凉吧。宫室内真真是无甚可观。这也是普希金曾看过的所在,毋怪其诗中写道:“被忘记、被遗忘的后宫,/已不见基列伊的踪影,/后宫中苦命的妃子/受冷酷的阉夫监视/逐渐老去……”是啊,一旦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有谁能够青春常驻呢?可“老去”这最自然最普通的人生法则,出现在诗人笔下,便生出一种彻骨的悲凉和伤感。

历史上那些煊赫的王朝也大多如此,不是吗?“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又有几个外来政权能在异族的土地上长治久安呢?

有多少开国的英主,就有多少亡国之君。这是封建王朝的铁律。克里米亚汗国第一代可汗哈吉·格来,是把都汗之弟秃花的后代,1454 年定都于巴赫奇萨赖,又被称为“格来王朝”。而格来王朝的末代皇帝、由俄国人扶植上台的巴赫奇萨赖宫最后一位统治者沙希因·格来,亡国后仍不免被主子赶走,在罗德岛被砍头。他的死固然可耻可悲,却也标志着欧洲最后一个蒙古汗国的灭亡。上个世纪中期,20 万鞑靼蒙古人已在二战期间通敌的罪名被集体流放,漂泊散布于西伯利亚和乌兹别克诸地,苦状一言难尽。然泪泉幸存了下来。她也许是风云 350 余年的克里米亚汗国在历史上最无意的一笔,却因为爱而长存,至于永恒。

演剧目的一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是剧院团相信他们的艺术才华,二是后备人才确实到了奇缺的地步!前几年还能听到关雅稚、陆松龄、高一鸣等作曲家参与创作的作品,这一届只剩下陆松龄的一出戏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作曲家都年过半甲,有的已年逾古稀。别说十年以后,五年以后怎么办?堂堂国剧,目前全国从事专业京剧音乐创作的还不足 10 人,人才匮乏已经到了如此地步,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危机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剧院团争奖意识强烈,认为邀请知名艺术家参与创作能增加获奖几率,不重视对青年创作人员的培养和使用。当年高一鸣参加“样板戏”创作时 29 岁,龚国泰才 21 岁,试问现在哪个剧院有这样的胆识!时下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无异于竭泽而渔,甚至是饮鸩止渴,对于京剧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害的。虽然编剧、导演人才也十分缺乏,但不同剧种尚可互通有无,相互使用,唯独音乐创作人员不可能互通,因为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语汇,没有哪位戏曲作曲家有驾驭所有剧种的能力,每个剧种必须拥有自己专门的作曲家。一些剧院那种对创作人员“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做法值得认真反思。

其次,京剧剧目建设没有形成有效积累。在京剧形成和发展的 200 年间,一代代京剧人不断创造又不断继承,才有了蔚为大观的传统保留剧目流传于世,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传统仍在延续。《白蛇传》、《杨门女将》、《赵氏孤儿》等许多建国后创作的剧目,今天也成为了保留剧目被全国众多院团不断上演。但新时期以来,这一传统却有断绝的危险。因为像《曹操与杨修》、《膏药章》、《骆驼祥子》等这些深受观众欢迎又被戏剧界公认的优秀剧目,不仅原创作团队除首演艺术家外没人演出,其他院团更是从未搬演。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京剧的传承,除传统技艺的传承,剧目的传承也是重要内容。如果此种状况不改变,优秀的剧目会像传统技艺一样,人走戏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没有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创作实践中的成败得失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反过来理论研究的成果理应转化为对创作实践的有效指导。这需要研究者除了对戏剧创作和发展具有宏观的理性思考外,还需要深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深入研究 and 总结;而艺术家也应该关注理论界的研究成果,随时调整创作方向,尽量少走弯路。

站在历史节点上审视与思考,得到了如上“四喜”与“三忧”。我们即将迎来共和国六十年诞,京剧艺术的发展将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只有将民族艺术的发展视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让传统文化具有新的生机,才能前不愧先贤,后不愧来者。